

欧阳修《朝中措》词的现场勘查与词意新释

肖 鹏 王兆鹏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武汉 430074)

摘 要: 欧阳修与刘敞,是政治上的盟友,学术上的同道,生活上的密友。嘉祐元年(1056)闰三月初九,刘敞由知制诰出守扬州,刚从翰林学士转判太常寺的欧阳修在汴京家中设宴为之饯行,即席作《朝中措》词赠别。其时欧阳修老病缠身,加之刚从契丹出使归来,旅途劳顿,疲惫不堪,心情灰暗,情绪低落,进取之心消退,故词中规劝好友刘敞趁着年轻享受生活。“行乐直须年少”是欧阳修对知心朋友说的体己话。词中“文章太守,挥毫万字”是称誉刘敞,但也含自许之意。词中所写的平山堂,是庆历八年(1048)欧阳修利用废旧僧房改造的简易建筑,是正前方没有墙壁的敞轩式虚堂。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平山堂可将江南诸山尽收眼底,欣赏到不同时令不同天气环境中美妙的远近山色。读词,不仅需要了解词人的人生经历,还要了解他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也要了解写作现场的地理环境、地形地貌。

关键词: 宋词;欧阳修;刘敞;朝中措;现场勘查

中图分类号: I 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8)01-0036-10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①欧阳修这首《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词,读起来爽朗酣畅,似乎没有什么语言障碍,很容易理解。可让我们疑惑的是,作为朝廷大员的欧阳修,送友人去做地方官,为何不是鼓励他勤政爱民,而是劝他及时行乐?“文章太守”是自诩还是称许友人?“山色有无中”,是妙写眼前实境,还是因目力不佳而致山色模糊?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了解欧阳修写作此词的身体状况与心理状态,然后再解读词的深层意蕴。

一、写作时间与写作现场

此词的写作时间,历来没有异议。词题已隐

含相关时间信息。宋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录此词,调下题作《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②;黄升《唐宋以来绝妙词选》入选此词,也题作《送刘原父守扬州》^③。刘原父,即刘敞。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二,知刘敞自朝廷出知扬州,是在嘉祐元年(1056)闰三月初九辛卯:“知制诰刘敞知扬州。”^④

至于此词的写作现场,则很少有人深究。要弄清此词写在什么地方,先须了解嘉祐元年前后欧阳修和刘敞的行踪。嘉祐元年的头一年,即仁宗至和二年(1055),欧阳修在朝为翰林学士,刘敞同在朝任知制诰,两人是同僚。八月,刘敞被任命为契丹国母生辰使,数日后,欧阳修也被任命为贺契丹登宝位使使北。嘉祐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收稿日期:2017-09-12

作者简介:肖鹏,男,江苏南京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客座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建设》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ZD154)。

① 胡可先、徐迈:《欧阳修词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

② 《景宋吉州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卷一,《景刊宋金元明本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③ 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四部丛刊》本。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99页。

欧阳修回到汴京^①,有诗说:“若无二月还家乐,争奈千山远客愁。”^②刘敞比欧阳修早十天从契丹回到汴京。欧阳修《重赠刘原甫》诗有曰:“我后君归只十日,君先跃马未足夸。”^③欧阳修回朝后,因修《唐书》的需要,特向朝廷乞请闲慢差遣,闰三月初五丁亥,他由翰林学士改判太常寺兼礼仪事^④。四天后,刘敞因避亲嫌而出知扬州。

由两人的行踪可知,刘敞离京赴任扬州,欧阳修作《朝中措》词送行的地点,必定是在汴京。但饯行送别的场所,是公宴还是私宴?尚需落实。幸运的是,有直接的史料表明欧阳修是在汴京家中设私宴为刘敞饯行。傅干《注坡词》卷一载:

(欧阳文忠公)守扬州,于僧寺建平山堂,甚得观览之胜。堂下手植柳数株。后数年,公在翰林,金华刘原父守维扬,公家乐饮饯,亲作《朝中措》词。^⑤

所谓“家乐饮饯”,是说欧阳修在家中置酒饯行,并让家中乐妓唱词侑觞。也就是说,《朝中措》词是私人宴席上的现场创作。词中所写是两位知心朋友在私密场景中说的私房话、体己话,而不是在公众场合说的场面话。

二、欧阳修与刘敞的关系

要读懂此词,仅仅弄清词的写作时间和写作现场远远不够,还需要了解欧阳修与刘敞的私人关系。

刘敞(1019—1068),字原父,因排行第二,故称刘仲原甫。临江军新喻(今属江西)人,与庐陵人欧阳修是邻县同乡。他的年龄比欧阳修小十二岁,出道比欧阳修也晚。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贬知滁州,写出不朽散文《醉翁亭记》时,刘敞才和弟弟刘攽双双考中进士。虽有年龄之差,但

两人的关系却相当亲密。

二人曾是同僚,又是政治上的盟友。就在送刘敞外任扬州的头一年,欧阳修任翰林学士掌内制,刘敞任知制诰掌外制。这年(1056)六月,欧阳修上奏仁宗,要求罢免宰相陈执中,没有得到答复,禀性刚急的欧阳修就自请出知蔡州。第二天侍御史赵抃、知制诰刘敞上奏,请求仁宗挽留欧阳修^⑥。八天后,陈执中被罢去宰相,出知亳州。欧阳修的弹劾最终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可见刘敞在朝廷上是欧阳修的有力支持者。此后朝廷下诏弛茶禁,也是由于“欧阳永叔与刘原甫言新定茶法不便,乞别立法”^⑦。

欧、刘两人不仅政见相同,学术上也是志同道合,都爱好收集金石古器。欧阳修开创金石学,撰《集古录》,深得刘敞的襄助。后来蔡絛甚至认为金石学是首倡于刘敞,而形成于欧阳修。其《铁围山丛谈》卷四说:

梁刘之遵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皆金错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为事,独国朝来寔乃珍重。始则有刘原父侍读公为之倡,而成于欧阳文忠公。又从而和之,则若伯父君谔、东坡数公云尔。初,原父号博雅,有盛名,曩时出守长安。长安号多古簋、敦、镜、甗、尊、彝之属,因自著一书,号《先秦古器记》。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书,名《集古录》,咸载原父所得古器铭款。由是学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风遂一煽矣。^⑧

确实,刘敞每得古器物铭文,多赠与欧阳修,欧阳修不能辨识的古文字,刘敞就用今文为之辨识录写。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中多次提及刘敞的馈赠与帮助:

原甫在长安所得古奇器物数十种,亦自为《先

① 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页。

② 欧阳修《奉使道中作三首》,《欧阳修全集》卷五四,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69页。“若”,原误作“苦”,据《四部丛刊》本改。

③ 《欧阳修全集》卷六,第93页。

④ 参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第279页。

⑤ 刘尚荣:《傅干注坡词》,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7页。

⑥ 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〇至和二六年六月己丑条纪事,第4347—4351页。又参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第269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一嘉祐五年三月己巳条注引龚鼎臣《东原录》,第4619页。

⑧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9页。

秦古器记》。原甫博学,无所不通,为余释其铭以今文。^①

嘉祐中,原父以翰林学士侍读出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其治在长安。原父博学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读古文铭识,考知其人事迹。而长安,秦汉故都,时时发掘所得,原父悉购而藏之。以予方集录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摹其铭文以见遗。^②

刘敞学问渊博,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算术、浮屠、老庄之说,无所不通。^③欧阳修每有典章制度方面的疑问,就向刘敞请教。史载:

刘原父敞在词掖,有立马挥九制之才。欧阳文忠公尝折简问入阁起于何年,阁是何殿?开延英起于何年?五日起居遂废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详,乞示本末。公方与客对食,曰:“明当为答。”已而,复追回,令立俟报,就坐中疏入阁事,详尽无遗。欧公大惊曰:“原父博学,不可及也。”《五代史》载入阁一段事,即答简所云。公尝私谓所亲曰:“好个欧九,极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读书耳。”东坡后闻此言曰:“轼辈将如之何?”^④

欧阳修向刘敞请教入阁的书简,今存欧阳修集中,题为《问刘原甫侍读入阁仪帖》^⑤。刘敞年少欧阳修十二岁,竟敢说当世赫赫有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不甚读书”,可以想见他对学问的自负。欧阳修向刘请教,既见出他的谦虚,也见出两人关系之亲密。《五代史》稿本初成,欧阳修也请刘敞订正。刘有《观永叔五代史》诗^⑥,欧阳修有《答原父》诗致谢,其中写道:“救非当在早,已暴何由敛。苟能哀废痼,其可惜针砭。”^⑦意思是书中的

错误,问世前修订还来得及,一旦公诸于世,想藏拙都不可能了,希望刘敞多予针砭,以减少失误错讹。能坦言书稿过失的朋友,是相互信赖的真朋友。正因为两人关系非同寻常,所以能够推心置腹,彼此可以毫不掩饰地说真心话、体己话。

弄清楚了欧阳修和刘敞的亲密关系,就能理解他俩是可以说私密话、知心话的密友。但欧阳修为什么要劝其“行乐直须年少”,还得进一步了解欧阳修当时特殊的心境。

三、欧阳修的健康状况与心理状态

人的心理状态常与生理状态有密切的关系。以前我们研究作家的心态,往往关注的是社会政治等原因。其实,作家的身体状况,也常常影响其心理状态和人生态度。人的身体健康,心情就比较开朗乐观,积极向上;健康不佳,就会情绪低落,悲观消沉。

欧阳修五十岁左右,仕途逐渐顺利。至和元年(1054),四十八岁的欧阳修服完母丧后,于六月一日进京朝见,十三日就权判吏部流内铨;九月一日,拜翰林学士,做上了宋太宗都“恨不能为之”的“清要贵重”的职官。^⑧

可身体状况,却是一年不如一年。欧阳修自小就身体羸弱。二十四岁应举时,在考场上的形象是“一目眊瘦弱少年”^⑨。目眊者,眼睛高度近视也。中年以来,身体多病,眼睛越来越不好,先后患上了风眩、脾冷、手颤、消渴病等疾病。四十三岁那年,就鬓发全白,眼睛昏花。他自己说:

① 欧阳修:《集古录序题记·韩城鼎铭》,《欧阳修全集》卷一三三四,第2067页。

② 欧阳修:《集古录序题记·古敦铭》,《欧阳修全集》卷一三三四,第2062页。

③ 欧阳修:《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欧阳修全集》卷三十五,第526页。《宋史·刘敞传》也说:“敞学问渊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药、山经、地志,皆究知大略。”(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386页)

④ 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子部927册,第523页。

⑤ 《欧阳修全集》卷七十,第1022页。

⑥ 刘敞:《公是集》卷九,《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00册,第92页。

⑦ 《欧阳修全集》卷五,第77页。

⑧ 宋太宗曾说:“学士之职,清要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见《宋史》卷二六七《张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212页)。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亦载太宗“谕辅臣云:学士清切之职,朕恨不得为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页)。

⑨ 王铎《默记》卷中载晏元献“知贡举,出《司空掌輿地之图赋》,既而举人上请者,皆不契元献之意。最后,一目眊瘦弱少年独至帘前”,“少年举人,乃欧阳修也,是榜为省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页)

某年方四十有三,而鬓已皆白,眼目昏暗。^①

四十六岁生病后瘦得不成人形,甚至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情绪相当悲观。皇祐四年(1052)他写信给友人说:

修病暑目昏,绝无生意。……体病,皮骨形骸不类人矣。必非久在世者也。^②

四十八岁,为母亲守孝结束,回到朝廷,连胡须都白了,身体更加衰弱。至和元年(1054)他给友人写信说:

某衰病,须鬓悉白。两目昏花,岂复更有荣进之望?^③

某自病起益疲,不能复旧,岂遂衰邪!^④

至和二年(1055),“自春多病,仅有余生”^⑤。朝廷派他出使契丹,天寒地冻,路程遥远,他担心身体吃不消,很不情愿前往,可又不敢推辞,只好硬着头皮成行。他向朋友诉苦说:

近以被命出疆,初缘持送御容,须一学士,同列五人皆已曾往,遂不敢辞。继以虏中凶讹,又益难免。然冒风霜,衣皮毛,附火食面,皆于目疾有损。亦无如之何。^⑥

昨受命使北,初欲辞免,盖以目疾畏风寒,兼多着绵毳衣服不得。其如受敕之日,北人讟音已至,由此更不敢辞。^⑦

嘉祐元年(1056)二月,他从契丹归来,果然是疲惫不堪,写信给朋友陆经说:

使北往返六千里,早衰多病,不胜其劳。使者辈往,凡七八,独疲劣者尤觉其苦也。还家,人事日益区区,浮生何处得少休息?^⑧

在给王安石的信中也说:

某自新春来,日益昏,耳亦不聪,大惧。难久于笔砚。平生所怀,有所未毕,遂恐为庸人以死尔。^⑨

他的身体已不堪政务人事的纷扰,但平生想做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他很担心就这样平庸地死去。既想休息,又心有不甘,内心相当纠结。因健康每况愈下,他自请辞去翰林学士之职,而求一闲差,以便安心修纂《唐书》。闰三月五日,请求得到批准,改判太常寺兼礼仪事^⑩。四天后,刘敞出知扬州,他在家设宴送刘敞,并写下《朝中措》。

这个时候,欧阳修因身体多病早衰,情绪低落,心境不佳。他一再给友人写信说:

某自过年,如陡添十数岁人,但觉心意衰耗,世味都无可乐,百事强勉而已。^⑪

某居此,如鱼鸟之池笼。岁律忽已道尽,衰病日复侵攻,交游多在外,块然处此,情绪可知。^⑫

某衰病日增,殊无世间意趣。^⑬

《病告中怀子华、原父》诗也说:

世味惟存诗淡泊,生涯半为病侵陵。……自是少年豪横过,而今痴钝若寒蝇。^⑭

因为疾病缠身,他的生活了无生趣。生活没有了

① 欧阳修:《与杜正献公》其五,《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五,第2355页。

② 欧阳修:《与孙威敏公》,东英寿考校、洪本健笺注:《新见欧阳修九十六篇书简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

③ 欧阳修:《与韩忠献王》其十六,《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五,第2338页。

④ 欧阳修:《与程文简公》其四,《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五,第2360页。

⑤ 欧阳修:《与苏丞相》其十,《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五,第2366页。

⑥ 欧阳修:《与程文简公》其七,《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五,第2361页。

⑦ 欧阳修:《与王懿恪公》,《欧阳修全集》卷一四六,第2393页。

⑧ 欧阳修:《答陆学士》,《欧阳修全集》卷一五一,第2495页。

⑨ 欧阳修:《与王文公》其一,《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五,第2367页。

⑩ 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第279页。按,江休复《嘉祐杂志》:“欧阳永叔修《唐书》,求罢三班院,乞一闲慢差遣,俄除太常礼院,因巡厅言朝廷将太常礼院作闲慢差遣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子部第1036册,第461—562页)

⑪ 欧阳修:《与李留后》其三,《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七,第2414页。

⑫ 欧阳修:《与王懿敏公仲仪》其一,《欧阳修全集》卷一四六,第2386页。

⑬ 欧阳修:《与王主簿》其一,《欧阳修全集》卷一五〇,第2481页。

⑭ 《欧阳修全集》卷十三,第218页。

乐趣,政治上也就失去上进心,他甚至想离开京城,离开朝廷,到地方上休养。他对朋友说:“某昏花日甚,书字如隔云雾,亦冀一闲处将养尔。”^①我们知悉了欧阳修送刘敞出知扬州前后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劝告新太守“行乐直须年少”了。

四、扬州平山堂与能见的“山色”

《朝中措》词的写作现场是在汴京,而表现现场则是扬州平山堂。勘查了写作现场及其相关人事因素,我们再到表现现场去看看,平山堂是一座什么样的建筑?能见到什么“山色”?

平山堂,是庆历八年(1048)欧阳修知扬州时建造的,是他与宾客们聚会赏景的场所。欧阳修离开后,它成了扬州的文化地标。慕名前来参观、吟咏、凭吊的文人士大夫络绎不绝。南来北往的读书人不去平山堂瞻仰朝拜,会引为终生憾事。南宋洪迈《扬州重建平山堂记》说:

江南诸峰,植立檐户,肩摩领接,若可拔取,山川既佳,而又欧阳公实张之,故声压宇宙,如揭日月。搢绅之东西,以不得到为永恨。意层城、阊风、中天之台抑未耳,其重如此!^②

这样一个绝佳胜迹,毫无疑问,肯定是老太守钱别新太守席间的中心话题。所以《朝中措》一落笔,首先就写到了它。

嘉祐元年(1056),欧阳修钱别刘敞时,平山堂才度过八个风雨春秋。老太守在新太守面前津津乐道的,并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它前面壮丽的山川景象。他让刘敞“行乐”,不是身居豪宅的享乐,而是尽览江山的痛快,是文人的清欢雅乐。叶梦得《避暑录话》说,欧阳修在平山堂建成后,夏日常常与客人在堂中赏花饮酒:

每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

载月而归。^③

只有欧公这等文豪,才能把“花酒”饮得如此风雅有品味。欧阳修曾得意地把这种花间行令之乐,写诗告诉朋友:

千顷芙蓉盖水平(郡治荷花,四望极目),扬州太守旧多情。画盆围处花光合(予尝采莲千朵,插以画盆,围绕坐席),红袖传来酒令行(又尝命坐客传花,人摘一朵,叶尽处饮,以为酒令)。^④

想来他在酒宴上送刘敞时,也会回忆起这段风雅之乐。

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平山堂上究竟能看到什么山?有什么绝妙的景致?平山堂建成后,欧阳修曾写信给他的前任韩琦说:

平山堂占胜蜀冈,江南诸山,一目千里。^⑤

这蜀冈究竟有多高,能一目千里,把江南诸山尽收眼底?借助卫星地图可以看到,扬州处于宽阔的江淮平原上,地势较为平坦。只有城西北的蜀冈地势略高。据《明一统志》记载,当年的蜀冈绵延四十余里,西面与仪征、六合的隆起地貌衔接^⑥。蜀冈南面地势较低。经过几百年的垦荒开挖,如今的地貌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蜀冈的西峰、东峰和中峰只有20多米高,海拔高度约为26米。扬州城的平均海拔在10米左右,老城区在10到12米之间。蜀冈附近的山脚下,海拔也不过12到16米。所以蜀冈的相对高度实际只有10多米。土冈虽矮,视野却非常开阔。宋代城市建筑以平房为主,极少数亭台楼阁也不很高,大多是低矮建筑物。加上登临者眼睛的高度,几乎没有任何障碍物遮挡在它的南面。从蜀冈脚下一直到长江边,都是平旷无垠的田野和民居。长江对岸是镇江,西南方向是著名的古城南京。沿着长江南岸,分布着一片绵延起伏的群山。王安石的名句“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所说的数重山,就是这些沿江耸立的群山。

① 欧阳修:《与李留后》其二,《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七,第2413页。

② 祝穆:《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子部第927册,第180页。

③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

④ 欧阳修:《答通判吕太博》,《欧阳修全集》卷十一,第189页。

⑤ 欧阳修:《与韩忠献王》其八,《欧阳修全集》卷一四四,第2334页。

⑥ 《明一统志》卷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230册,第282页。

当年欧阳修站在蜀冈上,突然发现这是个绝妙的观景点,眺望长江那边的数重山,正好在看得见和看不见之间。而且由于距离拉得远,感觉上几乎与远处的山峰平起平坐。于是给新堂起了个无比诗意的名字:平山。平,是平视的平,是形容词的意动用法。王令《平山堂》诗说“地平相与远山平”,苏辙《平山堂》诗说“堂上平看江上山”^①,都道出了“平山”之意。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苏轼游览苏州,登虎丘而小吴。这个“小”,是登临者视野中产生的主观感受。平也是同样的主观感受。欧阳修没有取名小吴轩、小江楼、小山堂,而别出心裁地取名平山堂,绝对独创。

细读当时诗人对平山堂的描写,可以发现他们的无限惊奇都集中在这种奇妙的观感上。刘敞《游平山堂寄欧阳永叔内翰》诗说:“芜城此地远人寰,尽借江南万迭山。水气横浮飞鸟外,岚光平堕酒杯间。”^②刘敞《平山堂》诗曰:“吴山不过楚,江水限中间。此地一回首,众峰如可攀。俯看孤鸟没,平视白云还。”^③梅尧臣《平山堂留题》谓:“千山飞影横过江,峰峤俯仰如奔降。”^④王安石《平山堂》写道:“城北横冈走翠虬,一堂高视两三州。淮岑日对朱栏出,江岫云齐碧瓦浮。”^⑤苏轼《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也说:“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⑥都是看山、看鸟、看江、看云。每当烟雨迷茫,看不见对岸群山的时候,还可以看看近处的扬州城池,参差十万人家也是赏心悦目的风景。

扬州的江对面是镇江。北宋时属于润州管辖的地界。润州的西面是江宁府的地界,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南京有钟山,今天叫紫金山,海拔有443米,算是一座比较高的山峰,但距离平山堂有70公里,欧阳修不可能看见。镇江南面的茅山,海拔373米,也是一座比较高的名山,但距离平山

堂也有70多公里,平山堂上也看不见。平山堂上所见的群山,到底是哪些山呢?

根据我们的调查,位于句容市宝华镇东南的大华山,是沿江丘陵中最高的山峰,海拔有445米。位于句容边城镇北部的九华山,海拔433米,主峰四周绵延出来的山丘有十二座。它附近还有一座高丽山,原名勾骊山,海拔425米,绵延山丘六座。边城镇北部的仑山湖旁,还有一座海拔400米的仑山,连绵山丘十九座。除了这四座海拔在400米以上的山峰之外,海拔在300米以上的山峰还有十座:如位于句容市宝华镇南部的宝华山,句容市下蜀镇东北的武岐山,句容市境内的观音山,丹徒区北面的十里长山等。这些山峦从古至今都矗立在长江南岸。特殊的地理分布,导致在不同的大气透明度下,站在平山堂,都能看到不同距离的山峦风景。天气晴好能够看到最远的群山,天气略差可以看到中等距离的群山,天气不太好,就只能看到最近处的山峦。清晰度的变化,不仅造成“山色有无中”的审美效果,也造成“山峦有多少”的数量变化。

五、谁是文章太守

“挥毫万字,一饮千钟”的“文章太守”,过去学界都认为是指欧阳修自己。想想也是,除了他欧阳修,北宋大儒里面,还有谁配得上这个称呼?欧阳修的弟子苏轼也曾经接过话头,把老师称为文章太守。他在《西江月·平山堂》词中写道:“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⑦这首词写于元丰七年(1084),当时苏轼刚刚从黄州流放地放还归来,在扬州暂时居住。词中的老仙翁、文章太守,都是指他的恩师欧阳修。在苏轼眼里,只有欧阳修当得起这个称呼。后来康熙皇帝南巡扬州游

① 苏辙:《栟城集》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页。

② 刘敞:《公是集》卷二五,《丛书集成初编》,第190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7页。

③ 刘敞:《彭城集》卷十二,《丛书集成初编》,第1908册,第145页。

④ 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04页。

⑤ 李壁:《王荆公诗注补笺》卷三四,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628页。

⑥ 《傅干注坡词》卷一,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7页。

⑦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33页。

平山堂时赋诗,也是把“文章太守”视为欧阳修自指^①。

可是这不符合常理。赠词给朋友,却夸口说自己是文章太守。欧阳修尽管性格刚烈梗直,却从来不做侮世人,不说狂话大话。其子欧阳发就说:“先公平生文章擅天下,未尝以矜人。”^②南宋朱弁也说“欧公下士,近世无比”,“未尝以位貌骄人也”^③。刘敞尽管比欧阳修小十二岁,知名度没有欧阳修那么高,但也是当时著名的朝廷重臣,也是学问了不起的大儒。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就说刘敞和欧阳公的“学问文章,势不相下”^④,南宋叶适也评价说“刘原父文,醇雅有西汉风”,“几与欧、曾、苏、王并”^⑤。

其实,这“文章太守”是指刘敞。欧阳修笔下的“文章太守”有两大特长,一是才思敏捷,万字文章,一挥而就。二是酒量惊人,“一饮千钟”。而这正是刘敞的写照。

首先,刘敞为文,出手极快。朱熹就说刘敞为文,“才思极多,涌将出来”^⑥。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

刘原父文章敏贍,尝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下直,为之立马却坐,一挥九制成,文辞典丽,各得其体,真天才也。欧阳文忠公闻而叹曰:“昔王勃一日草五王策,此未足尚也。”^⑦

所谓“敏”,是说才思敏捷;“贍”,是说内容富丽。

九篇制文,刘敞一挥而就,而且文辞典丽,各得其体,其文章出手之快之好,可见一斑。

而欧阳修写文章,往往“文思缓”慢^⑧,每写一文,要反复推敲,千锤百炼:

欧阳文忠公作文既毕,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以示人。^⑨

欧阳文忠公每为文,既成,必屡自审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为大文章,则书而传之屋壁,出入观省之。至于尺牍单简,亦必立稿。^⑩

欧阳公晚年,尝自审定平生所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当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⑪

欧阳修是文章高手,但不是文章快手。所以,“挥毫万字”的“文章太守”,只能说刘敞,而不是欧阳修自谓。

其次,刘敞酒量大。他自己曾有诗说:“意合心同赏,百觞不辞难。”^⑫一饮百觞酒,都非难事。又有《月夜独饮》诗说:“春宵谁谓短,叠罄适添瓶。”^⑬一人独饮,把叠中酒喝尽,又把瓶中酒来添,可想见其酒量之大。刘敞赴长安任永兴军路安抚使时,欧阳修曾写诗送行:

酒如长虹饮沧海,笔若骏马驰平阪。爱君尚少力方豪,嗟我久衰欢渐鲜。文章惊世知名早,意气论

① 康熙《南巡笔记》:“廿三日抵维扬,市肆繁华,园亭相望,游平山堂、天宁寺,百姓持香夹道,意甚诚敬。平山堂乃宋臣欧阳修所建,修以文学侍从之臣出知扬州,为政之暇,优游谈燕,传为佳话。故朕诗有‘文章太守心偏忆’之句。”(《江南通志》卷首二之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第265册,第78页)

② 欧阳发《先公事迹》,《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二,第2629页。

③ 朱弁:《曲洧旧闻》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9页。

④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0页。

⑤ 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481册,第507页。

⑥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13页。

⑦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2页。此事又见《欧阳修全集》卷三十五《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宋史》卷三一九《刘敞传》本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

⑧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3308页。

⑨ 何蘧:《春渚纪闻》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页。

⑩ 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85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页。

⑪ 沈作喆:《寓简》卷八,《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9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页。

⑫ 刘敞:《和阎都官九月十三日夜对月是夕某与子华圣俞如晦会饮君谟所》,《公是集》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899册,第53—54页。

⑬ 刘敞:《公是集》卷十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902册,第243页。

交相得晚。^①

也说刘敞酒量大,饮酒如长虹吸海。大概刘敞喝酒,不是用酒杯细品,而是用酒瓶往嘴里灌倒,豪迈得不行。“笔若骏马驰平阪”,则是说他文思敏捷,下笔如骏马驰骋于平原。这首诗的内容,简直就是四年前送刘敞出知扬州的《朝中措》词的再版,只是改了字眼措辞而已。诗中说的酒豪、笔快、年轻、文章惊世、出名早,都是说的刘敞,不是他欧阳修。只有早已衰老是说他自己。

所以,“挥毫万字,一饮千钟”的“文章太守”,是对友人刘敞的称赞。前引《傅干注波词》说“议者谓非刘之才,不能当公之词,可谓双美矣”,也是这样理解的。意思是,只有刘敞这样的才情,才当得起欧公此词的赞誉。

六、原词解读

我们终于大致弄清楚了这首词的“现场”周边情况。一个衰老多病的老太守,在家里宴请年富力壮的新太守,想起了自己当年建造的平山堂,想起了熟悉的江南风景,一时间百感交集。话多了,酒高了,动了真情,在那里说掏心窝的话。刘敞那么聪明的人,当然听得出来,苍老的声音里面,苍劲的语言之间,弥漫着老太守无尽的苍凉。

“平山栏槛倚晴空”,用日常语序来说,是“晴空倚平山栏槛”,意思是在晴朗的天空下,倚靠在平山堂的栏杆前远眺。为了押韵,也为了句法的挺异,把宾语前置,将状语后置,读起来觉得清新高爽。词一开篇,就把场景拉到记忆中的扬州,思绪拉回过去,营构出一种阔大的空间感。句中虽然没有写人,但感觉有人在,那就是倚栏看山人。后来岳飞的《满江红》“凭栏处、潇潇雨歇”就

是这种写法。这倚栏看山人,就是当年的扬州太守,亦即词人自己。他仿佛回到了八年前,晴空丽日之下,在平山堂前眺望远山。那个时候的自己,意气风发,激情洋溢。

“山色有无中”,语源上似乎是借用王维《汉江临泛》的诗句,实际上是词人意与境会的妙得之句,“语偶相同”而已^②。这是当年的目中所见、眼前的意中所想,是欧阳修记忆最深刻的画面。长江那边的山,高低远近不同,沿江摆开,每一次看都不一样,永远也看不够,每一次遭遇都是新发现,都有新感觉。它们近处有,远处无。晴朗有,烟雨无。雨后有,雨时无^③。山顶有,山腰无。忽而有,忽而无。四时之景不同,早晚阴晴不同,所以用“山色有无中”来形容,实在恰当不过了。这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风景,欧阳修在《醉翁亭记》里也曾经描述过:“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④只不过他看琅琊山是身在此山中;看江南诸山,是远隔二三十公里。不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而是远看成画近成诗。看琅琊山,他是边走边看,随步移形,山景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像在看电影;看江南诸山,是在一个固定的视点,远距离观赏宽阔的画面,作焦点透视。有人笑话他近视眼^⑤,看不清景物,其实根本没有读懂他的山水情怀、他的艺术情趣、他的独到发现,也没有弄清楚这种地理空间上的光学特征。

“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欧阳修想起他当年在平山堂前栽种的柳树。八年过去了,柳树该已枝繁叶茂。柳树让人赏心悦目,也容易

① 欧阳修:《奉送原甫侍读出守永兴》,《欧阳修全集》卷八,第133页。

② 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中:“王摩诘《汉江临泛》诗曰:‘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六一居士平山堂长短句云:‘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岂用摩诘语耶?然诗人意所到,而语偶相同者,亦多矣。”(《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7页)

③ 李壁注王安石《平山堂》“一堂高视两三州”句时,曾言及自己的亲身体验:“谓扬州、润州、真州也。余乙丑年以使事尝至堂上,时雨新霁,三州之胜,尽在目前,山石草木邑屋皆可数云。”(《王荆公诗注补笺》卷三十四,第628页)

④ 《欧阳修全集》卷三九,第576页。

⑤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三:“《艺苑雌黄》云,送刘贡父守维扬作长短句云:‘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平山堂望江左诸山甚近。或以谓永叔短视,故云‘山色有无中’。……山色有无中,非烟雨不能然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68页)

让人伤感。倒不是因为柳谐音留,古人经常折柳赠别。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柳树由于生长迅速,容易衰老,加上树形苍劲弯曲,大多有老态龙钟、长发被面的外形,所以常常用来联想和比喻短暂的人生。刘义庆《世说新语》里就有“蒲柳之姿,望秋而落”^①的说法。还有一个著名故事:东晋大将军桓温北征,路过金城,看到自己当年为琅琊王时栽种的柳树,每棵“皆已十围”,于是伤感地叹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②连树都老成这样了,何况人呢?后来庾信写《枯树赋》,再次写到这些让人流泪的老柳树:“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③所以,说到柳树,欧阳修就不免感伤。“别来几度春风”,不是疑问句,而是一声沉重的叹息,其中也包含着“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叹!

上片写过去,写自己,写扬州老太守当年在扬州的春风得意。过片写眼前,写友人,写扬州新太守的俊逸潇洒。“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欧阳修称赞刘敞是学者型、作家型的风流潇洒的太守,文思泉涌,运笔如飞,喝起酒来也千杯不醉。写文章厉害,代表儒雅;喝酒厉害,代表豪放。两者兼具,意味着能雅能俗,能收能放,是亦剑亦箫的士大夫理想境界。欧阳修自己大概就是这样的期许自己的。他的文章,是天下极品,但这还不够,还要纵情美酒,所以自号醉翁。

这时候,他也许想起了当朝宰相富弼曾经写给他的那首诗:“滁州太守文章公,谪官来此称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岂有迁客容。公年四十号翁早,有德亦与耆年同。”^④他把语言顺序变了变,弄出个“文章太守”的称号送给朋友。他自己何尝不是“文章太守”呢!但这称号只能送人,不能自封。他在夸朋友的同时,绕着弯子,也夸耀了自己,肯定了自己。

送别诗词,总要表达相思不舍或相互安慰之

意。故结拍二句,转写对友人的劝慰:“行乐直须年少。”直须,应当的意思。这句是化用冯延巳《三台令》词:“日斜柳暗花蔫,醉卧谁家少年。年少,年少,行乐直须及早。”^⑤人生快乐本属于年轻人。年轻的时候,身强力壮,精力旺盛,思维活跃。而衰老的欧阳修头发白了,眼睛花了,酒量也减了,只能站在旁边看别人了。年已五十的欧阳修,端着酒杯,规劝时年三十八岁的刘敞:兄弟,趁着年轻,身体还棒,到了扬州,尽可能地享受人生的快乐。

如果没有结拍的“尊前看取衰翁”,那么这句“行乐直须年少”,会让人觉得一代文宗的思想境界是不是太低了。对比庆历元年(1141),宋夏作战,一日大雪,枢密使晏殊在西园宴客,欧阳修不惜得罪恩师,即席赋诗讽谏说:“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弄得晏殊大为扫兴。^⑥当年关注民生、心系社稷的欧阳修,为何这次宴客送行全然没有了当年的锐气与责任感?庆历元年的欧阳修,三十五岁,正是政治上锐意进取的青年。如今已是疾病缠身的“衰翁”,衰翁的心态自然大不相同。

“衰翁”不似“醉翁”。十年前,他在滁州,写《醉翁亭记》,自号醉翁,那时候只有四十岁。四十岁就自称老翁,带有调侃戏谑之意。他后来在《题滁州醉翁亭》诗就承认:“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⑦意思是我还没有真老,自称醉翁是说着玩,当不得真。酒喝多了,记不清年龄。而这次“尊前”的“衰翁”是真老了,真衰了。不仅身体老了,心态也衰了。他在诗里不止一次地叹老嗟衰,羡慕年少:

坐中年少皆贤豪,莫怪我今双鬓秃。^⑧

与世渐疏嗟已老,得朋为乐偶偷闲。……自是

① 刘义庆:《世说新语校释》“言语第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页。

② 刘义庆:《世说新语校释》“言语第二”,第225页。

③ 倪璠:《庾子山集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3页。

④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94页。

⑤ 曾昭岷等:《全唐五代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01页。

⑥ 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6—127页。

⑦ 《欧阳修全集》卷五十三,第756页。

⑧ 欧阳修:《会饮圣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圣从》,《欧阳修全集》卷八,第126页。

风情年少事,多惭白发与苍颜。^①

未报国恩嗟病骨,可怜身事一鱼舫。少年自与
芳菲竞,莫笑衰翁拥弊袍。^②

这些诗句的写作时间,与《朝中措》词相近。“年少”“衰翁”的话头,他说了好多遍。可见绝不是泛泛的应酬客套。人老了,在年轻人面前,总有一种悲凉伤感的情绪。所以,在送别老朋友之际,欧阳修用他的切身感受善意地提醒刘敞,趁着年轻,享受生命、享受生活吧,别苦了自己。看看酒席间我这个衰老的朋友吧。到老了,想“行乐”已没有可能了。我的今天,就是你的将来,好好珍惜现在、珍惜青春年少!“行乐直须年少”,反映的是词人的老年心境,体现的是词人对友人的真心关爱。是私密场合年老的词人对年轻的知心朋友说的体己话,不是在公众场合面对热血青年说的高

大上的励志语。只有回到历史现场,设身处地地予以“同情之理解”,我们才能读懂古人。你可以说此时身为朝廷重臣的欧阳修人生态度有些消沉不积极,但这是一个老人、特别是身体状况不佳的老人的真实心态、真切感悟。

读词,需要知人论世。“知人”的“人”,不是盖棺论定的“故人”,而是特殊年龄节点的“活人”;不光是了解他的人生经历,还要了解他的身体健康和性格心理;不仅是了解他本人,还要了解他周边的关系人,了解他与关系人的特殊关系。“论世”的“世”,不只是作品关涉的时间节点,还有作品现场的地理环境、地形地貌。深入现场、亲临其地,才能获得身历其境的审美感受,才能真正透彻深入地理解词人的艺术匠心和词作的精妙境界。

A Scene Investigation and New Explanation of Ouyang Xiu's *Ci*-poem to the Tune of *Measures at Court*

Xiao Peng & Wang Zhaop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For Ouyang Xiu (欧阳修), Liu Chang (刘敞) was not only his close friend, but also an academic fellow in the same political alliance. In 1056 (the first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Jiayou [嘉祐]), Liu Chang transferred his official post from a drafter of royal proclamations (知制诰) to the prefect (太守) of Yangzhou (扬州), while Ouyang Xiu shifted his position from a Hanlin academician (翰林学士) to an officer in the Court of Imperial Sacrifices (太常寺). On 9, leap March, Ouyang Xiu held a farewell dinner at his residence in Kaifeng (汴京), the capital of the Song Dynasty, in honour of Liu Chang who was leaving for his new office in Yangzhou. At the dinner, Ouyang Xiu composed a farewell *Ci*-poem to the tune of *Measures at Court* (《朝中措》) and presented it to Liu Chang. As Ouyang Xiu had just come back from Khitan as an envoy of the Northern Song Government, he felt exhausted because of the long journey. As he had suffered illness for a long time, he was in low spirits. In his *Ci*-poem dedicated to Liu Chang, he advised his good friend to take advantage of his youth to enjoy his life. “Be merry while you are young”, was what Ouyang Xiu would say only to his bosom friend. In this *Ci*-poem, Ouyang Xiu said, “As a prefect, you are an excellent writer, being able to write a good article at one stroke.” This served as his laudation of Liu Chang, and also as his self-evaluation. The Pingshan Hall (平山堂) mentioned in his *Ci*-poem was a simple building which was an empty hall with high ceiling but without front wall, and was reconstructed from the waste monks' cells by Ouyang Xiu in 1048 (the eighth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Qingli [庆历]). Due to its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e Pingshan Hall had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hills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which people could enjoy the wonderful landscape at different times under different weather conditions. Reading a *Ci*-poem, we not only need to understand its writer's life experiences, health condition and mental state, but also need to know about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topographic features of the place where the *Ci*-poem was written.

Key words: *Ci*-poem of the Song Dynasty, Ouyang Xiu (欧阳修), Liu Chang (刘敞), *Measures at Court* (name of a *Ci*-poetic tune), scene investigation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欧阳修:《答子华舍人退朝小饮官舍》,《欧阳修全集》卷十二,第200页。

② 欧阳修:《夜闻春风有感奉寄同院子华紫微长文景仁》,《欧阳修全集》卷十三,第217页。